

瓦房店记

◎ 周平松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党晓绒

封面题字：毛文凯

封面摄影：孙 军

封面设计：阮 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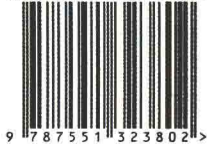
微 博



微 信

上架建议：文学 / 诗歌

ISBN 978-7-5513-2380-2



9 787551 323802 >

定价：58.00 元

瓦房店記

周平松 著

陝西新華出版
太白文艺出版社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瓦房店记 / 周平松著. -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23.5

ISBN 978-7-5513-2380-2

I. ①瓦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(2023)第061092号

瓦房店记

WAFANGDIAN JI

作 者	周平松
责任编辑	党晓绒
封面设计	阮 强
版式设计	马 娟
出版发行	太白文艺出版社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安康市汉滨区文化印务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0.875
版 次	2023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2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2380-2
定 价	5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029-81206800

出版社地址: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(邮编:710061)

营销中心电话:029-87277748 029-87217872

目 录

第一辑 乡土篇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谁能带走一棵树 | / 003 |
| 母亲的茶香 | / 009 |
| 任河的滩声 | / 012 |
| 米溪雪 | / 014 |
| 却话巴山秋雨时 | / 016 |
| 屋顶上的树 | / 018 |
| 瓦房店记 | / 020 |
| 青青端午露 | / 024 |
| 无花果 | / 026 |
| 野叫叫儿 | / 028 |
| 焕古渡 | / 031 |
| 立夏鸟鸣幽 | / 033 |
| 野画眉 | / 035 |

聆听斑鸠	/ 037
春日短章	/ 040
探幽魔王沟	/ 042
月池沟三叠泉	/ 045
和渣清香	/ 047
蒸蒸日上“蒸盆子”	/ 050
紫阳小吃二则	/ 052
天赐佳果金钱橘	/ 054
怀念林本河	/ 056
双安散记	/ 059
黑龙村茶事	/ 061
怀念马军	/ 065
鼓台仙踪陕南武当——擂鼓台	/ 068
从紫阳堡走出的紫阳先民	/ 072
茶马古道之陕南紫阳	/ 076
任河岸边七宝塔	/ 081
悬鼓是个湾	/ 085
地炉记	/ 087
烟雨擂鼓台	/ 090
过客蒿坪	/ 092
邂逅高桥	/ 094

冻桐子花	/ 096
麦坪的青桩	/ 099
执着的虎耳草	/ 102
水麻婆娑	/ 104
栽洋芋的人	/ 106
洋丁丁	/ 109
村路	/ 112
风来厚朴香	/ 115
甜水井	/ 118

第二辑 学思篇

走敦煌	/ 121
阳关烽燧	/ 124
在敦煌遇见夜光杯	/ 126
新马说	/ 128
钓鱼的玄机	/ 130
青衣蝥蝥	/ 132
猎人	/ 134
玫瑰塬	/ 137
人生的韧度	/ 140
读书札记	/ 142

幸福在哪里	/ 144
另眼看奥运“首金”	/ 146
《花腰新娘》观后	/ 148
岁月如歌	/ 150
阅读舞蹈	/ 152
关于紫阳置县时间的说明	/ 154
晚清进士赖清键	/ 156
读叶松铨散文有感	/ 161
文字的风骨	/ 164

诗情画意瓦房店

——读周平松的散文《瓦房店记》

叶柏成 / 166

乡土篇

第一辑



谁能带走一棵树

我在骊山的道观里看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皂荚树。初见时我已经有些不认识了，只觉得树长得颇为清奇，树叶像槐树，又分明感觉陌生。因为长出道观，树的周身披挂了不少红布条，是香客们还愿祈福所系。直到走近，看见树干突兀长出的簇簇利刺，我才恍然大悟：这是皂荚啊！不禁一阵唏嘘，不由得想起故乡瓦房店的两棵皂荚树来。

我童年生活的瓦房店，是一座水边的小镇。这座百年老镇隐藏在大巴山中，很有些名气。镇子不大，但古色古香，临河都是吊脚楼。街面上大多是青砖灰瓦修建的高屋，有高高的风火墙。一些大户人家的建筑还雕梁画栋。寻常百姓家虽没有这排场，却讲究庭院整洁。镇子倘若保存到现在，该是难得的古迹了。小镇最显著的标志，是两棵巨大的皂荚树，不知生长了几百年。它们树干遒劲，枝繁叶茂，远近闻名。无论谁提到小镇，都会想到它们。当年我家就住在树下，那时候还没有门牌号，若有人问及，只答曰“皂荚树下”，对方立即就明白了。

树的浓荫覆盖了大半个街面，树下用青石板搭了凉凳，供往来的旅客歇脚，周围的住户乘凉、闲话。大多数邻居甚至连吃饭，也要端着碗来聚会。树下成为一个凝聚人心的场所。春

夏秋冬，斗转星移，皂荚树和人们朝夕相处，仿佛成了老伙计、老熟人。

记得邻家有一位闲居的老人，姓谢。儿女们都在青海干得很不错，几次三番地要接老人一块儿生活，老人都坚决地拒绝了，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这儿。青海他是去过的，那干燥的环境让他难以适应。老人很慈祥，经常拿一些糖果分给小孩，很受大家喜爱。

大家在皂荚树下纳凉时最喜欢听他说古。有一年夏天的一天，大伙在树下谈天入了神，一条大蛇从树上溜下来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背后，不知谁一声惊呼，蛇迅疾游走了。此后，只要我坐在树下，就担心树上会不会再溜下一条蛇来，总要抬起头望着树上。树是那样地粗壮、苍老——其实它们还处在青壮年时期呢，通体强健，充满力量。它们从河岸边的巨石中挺立起来，仿佛从石头中挤出来的似的。绿叶掩映的枝干间长出一簇簇尖刺，即皂荚刺。正是这些尖锐的刺，阻止了人们的攀缘，捍卫了树的自由。

每年夏天，皂荚树开始结果。两棵树分雄雌，雄树一般粗壮一些，只有雌树才会挂果。一串串小刀似的荚果，初始时是碧绿可爱的，一串一串，数也数不清。夏日里有风，我曾在绿荫里飞起过一架纸飞机，它竟然神奇地悬停了数秒钟。没想到，二十多年过去，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。另外，我还记得有一种俗名叫作“寸金虫”的绿色小虫子，拉着几丈高的细丝，一伸一缩，弓着身子爬上爬下也很有趣。

皂荚树守候在河岸上，旁边的任河，是汉江最大的支流。这是通往蜀地的一条倒流河，曾经被学者猜测为《水经注》里的“王谷”，颇有几分神秘。任河的河水清澈透亮，游鱼沙石

清晰可见，河道中有很多巨石，在皂荚树附近就分布有一大一小两个石包，分别以大石包、小石包命名，从水面上看犹如两座小岛。另有一块簸箕石，也很有名。它直径两丈有余，顾名思义，其形如簸箕，平时隐藏在水里，绝不露出水面。常有横渡任河的汉子，途中会在此石上立脚歇气。夏日里任河就成为戏水少年们的战场。他们赤身裸体，个个身手敏捷犹如“浪里白条”，轮番抢占石头阵地。河面上一时间水花四溅、攻守瞬间易主，戏水少年们纷纷大呼小叫，喧闹成一团，一条河都被搅得沸腾起来。岸上观者如潮，喝彩声不绝于耳。游戏之余，就喊叫岸上扔下几只塑料桶，有人泅过对岸，到山脚下的石壁间灌满清凉的山泉水，用来解渴或者冰镇水果，也有讲究的人用来烹茶。谢老便是后者。他经常用山泉水泡了好茶，坐在皂荚树下慢慢品。

水里的鱼很多，站在皂荚树下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河中来来往往的鱼群，大的小的，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寸许的小白条，尺许的钱鱼矫捷地游过巨石，或者围着青苔窃窃私语。偶有木船击水，或者鹞子从碧空划过，引起鱼群惊慌失措，纷纷潜入了石底再不出来。当地渔民因地制宜，根据季节特点捕鱼各有妙招，有撒网的、垂钓的，也有扳罾的，比较有趣的是用捞兜捞鱼，通常在雨天涨水以后，河流湍急，河水浑黄，鱼群在惊涛骇浪中只有贴岸疾游，此时用捞兜顺水一捞，就可能有鱼儿入网。捞兜形制大体采用一丈左右的长木竿，前段用木叉竹片安装一只长网兜；网兜大小制作跟人的臂力大小有关，力气大的网兜就大，力气小的网兜就小。父亲当年就喜欢用网兜捞鱼。他稳立在波涛汹涌的河岸边，很是惊险刺激。常常有大鱼被捞起，自然惊喜不断。与此同时，河对面悬崖边

上的农人用方方的罾网捕鱼，一起一落之间，鱼儿应声落网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下子能捕获几十条大鱼，羡煞了用网兜捞鱼的人。

捞到的大鱼往往是任河特有的鲇鱼。其头大嘴阔，全身无鳞，在水中极其凶恶，是河中一霸，但肉质鲜美，用来清炖豆腐尤佳。说起鲇鱼，父亲身上有一处疤痕就与它有关。那年月，有人偷偷地用雷管炸鱼，河道上经常传出沉闷的爆炸声。有时候在上游被震晕的鱼，逃到下游就翻肚了，在浪波里随波逐流，而被眼尖手快的人捡漏，懂水性的就泅水过去，白捡一条鱼。
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夏日，父亲独自在皂荚树下纳凉，忽然发现河面上有白色亮光，悠悠地顺流而下。他很快判断是一条大鱼。父亲飞快地跑下河岸，可岸边怪石嶙峋，待他一步跃上小石包，不料足下一滑，摔了一跤。父亲顾不上疼痛，当即扑下大河去追逐大鱼。等他上岸后，才发现手中是一尾大鲇鱼，足足有十七八斤。这时腿上疼痛难忍，他才发现膝盖擦掉了一大块皮，鲜血直流。可当时父亲年轻气盛，没有在意，回去后也仅做了简单包扎，不料伤口感染了，疼了一个多月才痊愈。从此他的膝盖上就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。父亲每每看到疤痕，就会想起那尾大鲇鱼，至今回忆起那鱼汤的鲜美，还赞不绝口。我得承认，父亲在皂荚树下追鱼的“壮举”，奠定了他在儿子心目中的英雄形象。对比二十年后由于生活的艰辛已日渐衰老的父亲，不禁让人唏嘘感慨。

皂荚树和小镇休戚与共经历过很多艰难岁月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洪水。任河流域每年到了夏秋之际就进入了汛期。据说镇上的民居多以木板为墙，就是为防水患到来时，便于拆卸救

生。1983年7月31日的安康大洪水，让人终生难忘。那年我刚4岁。当时，正值7月，雨水特别多，发大水的前几天，雨下得又大又猛。河水嘶吼着，浊浪滔滔，让人心惊肉跳。小镇人明白躲不过一场洪灾了，就开始陆续往高处转移一些家具财物。洪水当天，人们正在吃早饭，有人发现洪水渐渐平了街面，家家户户立即匆匆撤离房屋。大雨倾盆而下，躲在高处的人们惊恐地眼看着洪水淹没了自家的房屋和树干，只剩下高高的皂荚树冠还在汹涌的洪流中拼命挣扎。而夜幕时分，洪水把树冠也全部吞没了。两天后，洪水渐渐消退，我们的家园已几近被毁，但人们惊喜地发现，两棵树竟然英雄般存活了下来，巨大的洪水只让它折损了一些枝条。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皂荚树给劫后余生的人们带来了希望！在灾后重建的岁月中，它们和小镇一起迅速恢复了元气，而且长得愈发葱茏，愈发让人敬仰。

从出生开始，我在小镇上生活了整整9年时间。母亲当年用秋后的皂荚——黑油油的成熟皂荚捣碎了洗衣服，那是天然的去污剂。她还经常用皂荚泡水为我洗头发，我的头发因此也黑油油的。所以，我感激皂荚树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皂荚树。我得承认，许多往事都已经忘得无影无踪，唯有与皂荚树有关的事情，是我童年时期最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小镇的下游新修了一座水库，小镇成了淹没区，人们要么搬到了山上，要么搬到了河对岸。人们在撤离之前，曾讨论过皂荚树的命运，但最终只能将它砍伐。谁又能带走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呢？我不知道砍伐皂荚树时分，人们是怀着怎样难过的心情的。人们一家家陆续搬走，渐渐地人去镇空。就在这年秋天，谢老也被儿女们接去青海了。据说，临行前老人抚

摸着斑驳的皂荚树身，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多少次我故地重游，驾起一叶扁舟，在碧波荡漾里搜寻水草间那些残存的遗迹。它们提醒着我，那里曾是我赤足奔跑过的街道；是我朝夕生活过的地方——当年我们还坐在皂荚树下仰望过深蓝的天空。如今只遗憾皂荚树不在了，但在小镇人心中，它永远伟岸地挺立在那里，永远婆娑招摇、绿意盎然。

（刊于《安康文学》2013年冬季刊）

母亲的茶香

我是不大喝茶的，渴了常饮白开水。故乡的水好，浅淡中颇有滋味。

然而，在参加工作那一年，我将离开家门的时候，母亲送我一包茶，让我带上。我说我不喝茶的，母亲说那是自己炒制的，拿上好招待同事，还说待客没有茶怎么行。我把这包茶带到单位，有同事来访就泡上一杯，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卷，散发出幽幽的香气，气氛温馨而融洽，我不禁感激母亲的细心和周全。

母亲的娘家在农村，她没有上过学堂，早早地就参加了劳动。母亲长得矮矮胖胖的，并不漂亮，但她和和气气，心地良善，帮父亲操持着家务，没有一丝埋怨，也没有一刻空闲。每年二三月，她就到瓦房店茶园帮忙采茶，挣1斤1毛钱的手工费，以补贴家用。母亲的手也在这一段时间变得不仅粗糙而且乌黑，却沾染了浓郁的茶香。我从此知道，为什么我品尝的第一口茶，是那样苦涩，回味许久后，唇齿间才感到香甜。

母亲很会做饭，虽没刻意学过烹调，但她做的菜总是很有滋味、让人赞叹。就连当过厨师的挑剔的祖父，也挑不出毛病。父亲没能继承祖父的手艺，是老人的遗憾，因此母亲做